

慈禧纪实丛书

徐彻 王树卿◎主编



慈禧野史

二

慈禧太后经历的晚清社会
几乎相当于整个中国近代史

一生将三个男人推上
皇位登基称帝的女人

德龄◎著

她是一个嗜权如命，不是皇帝权赛皇帝的无冕女皇；她是一个一生将三个男人推上皇位登基称帝的女人；她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掌权时间最长，把中国推向水深火热的铁腕女人。她就是清官太后慈禧。

辽海出版社



◇ 慈禧纪实丛书 ◇

徐 彻 王树卿 ◎ 主编

慈禧野史

德 龄 著

②

辽海出版社



十二 列车上之小朝廷

太后的那辆车的前半部是栏成了一间小小的卧室，它的地位虽是十分的狭窄，但它的式样，和所有的一切布置，却无一不是费了许多人的心思和精力所构成的；所以不仅是美观富丽而已，它的轮廓，它的格局，简直和宫中的内寝，十分相类，真是一所具体而微的寝宫。可是这只指它的质和形而论，至于地位的大小，家具的多寡，那当然是差得太远了！因为在这一间小小的卧室里，除掉一张大床之外，——床是红木做的，而太后这一辆车的本身的材料，也是用的最好的柚木，漆得又很光亮，尽可配得上伊的那张红木大床。——别的就没有什么好算是大件的家具了。中国旧式的床，照例总有一副用以张挂蚊帐的架子的，太后的床上，当然也不能少，伊这次用的一顶蚊帐是一幅浅蓝式的丝织





品，上面还用很美丽的丝线，绣着许多林擒花，原来这时候正当暮春时节，林擒花恰好是处在最出风头的地位上，便不得不借重它了！在大床的左边，安着一张仅有的搁脚凳，也是红木制的，它的高度大约是三英寸，面上用鲜艳的黄缎铺着。这张脚踏凳在我们现代人的目光中看来，实在是毫不需要的，但在从前时候，无论你的床是怎样的低，这一张脚踏凳还是少不掉的，其作用则只是使人坐在床上时，两条腿格外可以省力些而已。



在这一间小小的寝宫的两边，车壁上也有四扇很宽大的窗开着，春日的明媚的阳光，从这四扇窗里透射过来，照遍了全室，使屋子里的温度，常保持着六七十度上下，绝不像是在火车上经行野外的光景。太后对于这一点，当然是很满意的；尤其是在每两扇窗的中间的车壁上，还有几幅色调很浓艳，花样很生动的壁画装点着，经阳光一照射，便格外的光彩鲜明，足资欣赏了！这些壁画都是用漆绘的，新旧的笔调，互相配合着，看去是非常调和的。它们的作者当然不是寻常铁路工厂里的漆工，而是特地从京中选拔出来的半艺术家，不然是那里会有这样好的手段？在这些壁画的下面，各钉着很狭的一条木板，板的上面，搁着太后所需用的种种化妆品，以及许多零零星星的东西；伊要取用时是十分便利



的。窗上，照例各有一幅黄缎制的帘幔挂着。

穿过了一道隔板，——这一道隔板虽然是很薄的，但它的质料却同样是用的柚木，而且是雕凿得十分的精致。——外面便有一间较大的屋子，这就是所谓“列车上的小朝廷”了。如其只论它的面积的大小，那当然是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说的，但就它的布置和装璜来讲，却真是奢华富丽到了极点。我可以先来总括的说一句：为着要求美观，为着要求舒服，为着要使它能够尽可能的供给我们搬演一切朝仪，无论花多少钱，都是决不计较的！

第一件可以令人注意的东西是四瓶鲜花，它们分着四角，安放在这一座小朝廷的四隅，各有一座很精致高大的木架子给衬托着。瓶的本身，当然也是价值很大的古董，彩纹和式样，俱极古色古香之美。瓶里所供的是四种不同的鲜花：第一种是牡丹，牡丹又名富贵花，在中国有花后之称，太后对于它，也许是因为彼此的地位有些相类的缘故，所以是特别的爱好。第二种是天竹，天竹可算得是东方特有的一种植物，绿的叶，配着一颗颗红得像珊瑚似的子，实在是好看极了。第三种是迎春花，它的颜色黄得像金子一样，恰好可以代表帝皇家所乐用的一种特殊的色彩。第四种是梨花，全部白色，略带一些淡绿，很有几分清气。这四种花都是春季所常有





的，不过我们之所以要用来点缀这一座小朝廷的原意，却不仅因为它们春季的花，而因它们都有一种耐久的生存力，虽然插在那蓄水不多的花瓶里，也不致枯萎；而且它们还能仗着这一些浊水的滋养，不断的长叶子，长蓓蕾，一直到开花。

脚底下，有一条厚约两寸左右的地毯，铺遍了这一座小朝廷的全部；它的质料是天鹅绒，它的颜色是浅蓝，这样已是很够美丽的了，何况上面还有一簇簇的金色的图案画堆砌着，都是些牡丹花和鸟中的凤凰，的确可以称赞它一声“金碧辉煌”。



这一间屋子里的窗洞，却并不像太后那间寝室的窗一样的阔，大约是三与二之比。这些窗的所以较前者为狭，乃是故意造成的。那么为什么要故意这样造呢？说来也是很可笑的；因为太后有一种极浓烈的嗜好，便是欢喜玩弄伊自己所有的一切珍宝；当伊决定要上奉天去的时候，同时，伊就想到要把一部分的珠宝古玩，带上火车来。伊虽然并不曾把这个意思明白告诉我，或庆善，或李莲英，但我们根据伊平日的嗜好而推测，大家都早就明白了。于是便由庆善在监修专备太后乘坐的那一辆火车的当儿，定下了一个计划，就是把车窗开得小一些，使中间都留一些空隙，就在这些空隙上，加钉了许多式样各不相同的小架子，准备给太后安放那些珍



宝。这一项设计居然大为太后所称赏，在伊没有上车之前，就忙着教人把那些珍宝尽先安放上去，待到上车之后，伊越发左顾右盼的看得出神了，倒像是伊自己从前并不曾看见过的一样。

窗虽然是比较的狭一些，可是上面所挂的帘幔，却尤比那小小的寝宫里所用的来得考究。幔的本身还是一般的用不绣花的黄缎制的，但下面又多了一排用金线做的短须，这样便觉得格外的好看一些了。车壁上也漆着许多五色斑斓的壁画，不过画的内容已偏重于故事；而这些故事，又都是从中国那些有名的旧小说或传奇上摘下来的。譬如像“姜子牙斩将封神”，“关云长千里走单骑”，也不乏激发人们忠孝心的用意。就是在那四个满盛鲜花的大瓶上，也同样有这种故事画绘着，而且是绘得很精细的。

太后生性很欢喜花，除掉那四个大瓶里所供养着的四种之外，伊另有许多小巧玲珑的花瓶，——每一个花瓶都有一双特制的红木架子，雕刻得非常工细。——东一个西一个的随意安放。瓶里也盛着一些水，然后拣伊自己所爱好的几种花草，教人截断了长的梗子，分插在里面浸润着。因此，这一座小朝廷上差不多已满布了花的香味，何况那些花的颜色，又都是异常的悦目！

除掉那一间小小的寝宫，和这一座富丽无比的



小朝廷之外，这一辆火车所余的地位已是很有限的了。但在后端，也还有两间斗一般大的小房间栏出着，一间便是供给我们几个女官当不轮到值班的时候，在里面休息着，以便随时承应太后。在这一间屋子的后面，还有一间比较小一些，其中只安着一具小小的炭炉，那是专给太后预备茶水用的。负责照料这件事务的太监便是张德，也就是每次当太后进膳的时候，站在旁边捧碗端菜的这个人。然而在事实上，他的地位已较别人为高，这些烹茶煮茗的小事情，那里还高兴认真担当，好在也没有人去监察他，他尽可以在那些小太监里面，挑一两个比较精细些的来代替他工作，待到太后要茶喝的时候，却仍由他自己端上去，这样太后当然不会再根问他了。提起喝茶，我不妨附带的报告一声，太后是一个很有研究的“品茶者”。伊所常用的茶叶，也有好几十种。茉莉和莲花，只是最普通的两种而已。其余许多，真是名目繁多，记不胜记，且多是外面所不经见的希品，因此它们的名称，尽有到此刻还不听见有人道及的。

这辆车上，虽然分成了四间不同的屋子，但我们的趣味的集中点，当然还是那一座列车上的小朝廷。在这一座小朝廷里，可以随意发出不同的号令来，教这列整齐的列车向前开，或向后退，或停止；



不但如此，便是关于中国全部的一切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种种变动和更调的主动动力，——太后的上谕，在这短短的几天里，也无一不是打这仅占半节车厢的小朝廷里发下去的。

在我们那间休息室和这一座小朝廷的中间，也是同样的用一排很精致的木板隔离着，而在这一排木板的上部，另有一个非常庄严而富丽的华盖装置着，像一柄撑开的伞一般的笼罩在上面。它的底下，便是太后的御座。在宫中，在颐和园里，专为太后所备的御座，多至一二十张，它们的尺寸，都较车上这一张来得高大，可是外观的形式，却是一般的美丽，并无丝毫上下。这些御座的原料，都是用的最高贵的紫檀木，上面还满缀着无数的珍珠宝石，到了晚上，兀是闪闪地发出耀眼的光来，可是在那座垫上，为着要求坐的人舒服起见，当然不能再用什么珠宝，但就是一方单纯的杏黄色的丝绒，也已十分夺目了。在这一张御座的后面，照例不可避免的有一幅插屏安着，它的质料也是紫檀木，漆得非常光亮，上面也有价值绝大的美玉和宝石镶嵌着。然而没有人能够说出它有什么实在的用处，只知道它总是和御座相连的！凡有御座，后面必有插屏，凡有插屏，前面必有一张御座。这两件东西简直已成一套不可分离的家具。据说这个习惯，历代相沿



已久，固不仅清宫中而此。可惜没有人能够说得出当初是怎样造成这一种特殊的习惯的！

我方才说御座后的那架插屏，谁也不知道它有什么实在的用处，但到了火车上，却就显出它的一部分的功效来了。太后向例是时常要睡午觉的，于是我们便特地替他备了一张小小的软榻，安放在这一座插屏的后面，让伊在白天里，可以随时休息，也无须特地回到那一间小小的寝宫里去。

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们这一次的旅行才开始的当儿，在永定门车站上，太后由我和另外几个人扶掖着，初次踏上了这一具新颖的交通利器之后，伊最初似乎很有几分为难的神气。因为虽然这一座小朝廷和那寝宫中的布置，都已经过了许多人的设计和努力，较之宫中所有的各座大殿和寝宫，已极神似，尽可够得上称赞一声“匠心别运”，但是它们的面积，却终为火车的地位所限，无论请教任何一位大工程师，怕也没法子能把它扩大出来。而太后往日又是习惯于宽敞宏大的场所的，一旦突然置身于这样狭窄的屋子里，精神上当然要感觉到几许异样。然而过了五六分钟，伊也渐渐地习惯起来了。第一句话，伊便吩咐那些太监去查看清楚伊的这一张御座的方向，是不是确和这一列车前进的方向相同。因为伊觉得如果背转着身子，让这一列火车拖着伊，



老是向后倒退的话，对于伊的尊严是十分有关系的。这点问清楚之后，接着伊又发出了许多的命令，打发那些太监去用心布置那车壁上所吊着的许多古玩玉器。大概是伊对于我们所用的陈列方法，兀是不能认为满意，故不惜自出心裁，再把它们来重新陈列一番及至变更妥当，伊自己看看也觉得可无疵议了，才下令开车。除掉这些古玩玉器之外，伊对于其他的一切装设布置，如壁画，窗帘，花瓶，地毯等等，都表示十二分的合意，因此伊的精神也较往日格外兴奋一些。伊那时候的年纪虽然已将近七十，但伊一上了车之后，便满脸都现着得意的笑容，指东说西的高兴得真像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拿到了一件新的玩具一样。而其中最使伊感觉到极度的得意的一点，便是在这列御用火车上，皇太后的权威的显露，尤比别处来得清楚，影响也特别的迅捷；伊只要低声地哼一句，整列的火车，就会前进，后退，或停止了。同时，伊这一座小朝廷又可绝不费力的在伊所统治着的土地上随意移动，这在那时候的人的目光中看来，的确可算是一桩万分得意的事情！

当我未曾进宫以前，不但在外国已经坐过了无数次的火车，便是在自己国内，也曾搭过好几次火车，都不觉得有什么异样的感触；惟有这一次的旅行，却使我从最初的一刹那起——便是在准备的时



候——就怀了一重极紧张的情绪，自始至终，老是紧握着两大把的冷汗，惟恐有什么意外的祸事要发生。因为太后根本没有见过火车，也许火车的种种行动，对于伊不免有些不惬意的地方，这样，路上便不用想平安无事了！尤其使我担心的便是那火车初开时的一震，这一震对于别人，当然决无影响，可是对于太后，就不能说了。无奈不论全世界上那一个老资格的司机，要他在开车时绝对不使车辆震动，怕是一桩永远没有的事情吧，至少限度，目前在这里替我们开驶这一列御用火车的司机，他就没有这样好的本领。



开车的命令下去了，火车便正式开始行动起来；这时候，我们大家都端端正正地站立在那一间小朝廷里。太后一个人高坐在御座上，满脸堆着笑，正待好好地领略伊初次乘坐火车的滋味，不料整列的火车，猛可里望后一一退，又猛可里往前一冲，震得我们几个人都几乎突然翻倒，而同时车壁上那些小木架上所搁的许多最为太后所爱好的古玩玉器，已因受不住这一震而纷纷地掉下来了。这样一来，可真把我吓得魂飞天外了！一个苦力似的司机夫，竟敢大胆把太后所心爱的东西震落到地上来，他还能不受一番严厉的惩处吗？我想其时在皇太后的心上，或者确然有这种思想。不管伊究竟有没有这种



思想，但是我们却也不能再照顾那司机夫了，我们还是赶快照顾照顾自己吧！因为这一列火车上的布置，差不多全是我和庆善两个人所主办的，便是在车壁上另装这些小木架，以备太后安放伊的古玩玉器的主意，也是我们所定下的。如今北京城还没有出，光是火车第一个行动，这些东西已全吊下来了，要如火车再往前行去，以后的把戏还能说没有吗？我想这些人的中间，一定有人要牺牲他的脑袋了！当然，我自己也不敢确信这个挨刀的人，决不是我，也许竟然是我！谁敢保得？何况当我在簇拥太后出宫上轿之前，我还很得意地在伊面前夸赞过那火车上的布置怎样周到，一切陈设，安排得怎样妥贴，那知隔不到两个时辰，便得到了这样一个矛盾的反证。读者试想：太后对于我，还能有什么好感吗？

但是，我虽然一个人在暗暗的担忧，其余的那些女官、宫女、太监，却一些没有什么感想；他们只知道眼前起了一件小小的变故，便是太后所心爱的那些古玩玉器，已翻下来了，他们便像寻常的人遇见了这类事情一样，来不及的纷纷抢上前来，把已经吊下去的赶快拾起来，把没有吊下去而快要吊下去的，赶快用手扶住，差不多每个人已使出了他的全部的力量。可是这样一闹，便把一座列车上的小朝廷闹得秩序大乱，不成体统了。在宫中，或在



颐和园里，可说是几百年来，从不曾有过这样大大失态的情形！我想要如给先前拚命上奏章，反对太后冒险乘坐火车往奉天去的那些朝臣们见到了这种情形，他们一定会摇着头，顿足长叹道：“我们可谏劝得是吗？现在你看，这不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吗？”

我因为一来已经承认这件事情已是闹得不可收拾了，二来也许可以说我简直是吓昏了，所以我只是袖手旁边的候着，希望太后自己或者会想出什么好的方法来，补救这个缺陷，但是伊也不作一声。我忍不住旋过头去看了伊一眼，——心理是怀着十二分的恐惧——不料伊却是在那里颀然微笑，在这种时候，伊居然还能不着恼而反给我们以温和的微笑，真是百年希逢之事！我心上的一块大石头，这才落下去了。可是我已经吓得快要跌下去了，我的腿不由自主的索索地抖着，手冷得像冬天一样，我想其余的人，要如都像我这样的吓得呆立一傍，睁大了眸子尽看着那些东西自己吊下去，以致于打碎，我们便无论如何，难免要受一场可怕的磨折了。亏得他们忘掉了朝廷的尊严，做出了这种手忙脚乱的态度，才使太后转怒为笑，把一天大事，化为乌有，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过了四五分钟，聪明的太后立刻就想出了一种补救的方法来了，于是伊就亲自指挥那些太监，怎



样把所有的木架子重新装过，怎样用彩线络上去，使每一件古玩或玉器都能安如泰山一般。待到我们的火车用着像牛步一样快的速度望天津前进的时候，一切东西都完全弄好了。但是我们毕竟还忘掉了一样东西，就是那小朝廷的四角上的四个花瓶，因为它们底下的木架子是红木制的，而且打得非常光滑，再加瓶底也是很光滑的，于是那四个花瓶。受了列车行动的影响，便像生了腿一样，逐渐在自由行动了；一些一些的滑出来，到底有两个是吊下来了。太监们一见，忙来不及的抢过去，把那没有吊下来的两个先扶住了，更造化的是那两个已吊下来的也没有打碎，理由是底下铺着的那张绒毡，委实是太厚了。不过我当时虽以花瓶未碎为幸，但后来一转念间，又怕那花瓶里的污水，反把这可贵的绒毡沾污了，急走过去一瞧，天幸也不曾沾污，这是因为瓶里盛的水原是很少的缘故。

瓶和毡虽然都得幸告无恙，但我们所受的一场虚惊，已是不小了。于是大家忙再把旁的一切东西，逐件的加以第二次的检验和扎缚，希望能够藉此一劳永逸，免得再受同样的惊吓。

这样，我们的长途旅行便正式开始了。可是作者一支秃笔，却还不能随车进发，因为我在上文中，虽已把这列御用火车上的各色乘客，——上至



太后，下至厨夫仆妇。——全描写过了，但还遗漏了一位极重要的人物。论他的地位，简直仅稍次于太后，以我们和他比较，真有些相形见绌。那末他是谁呢？原是太后的一头爱犬，它也有一个名字，一个很威武的名字，唤做“海龙”；其实海龙是怎样的一种动物，谁也不曾见过，可是这头犬的模样儿，却和海獭倒有些相像，大概太后觉得海獭这两个字，尚不十分受听，因此改用了——一个“龙”字。这条犬是真正的北京种，全身的毛片，作深棕色，但在颈部和头部上，却披着一大簇白得像银子一样的长毛，仿佛是老年人的头发。它的身子很短，很小，腿短而屈，很像一张弓的弓背，鼻子扁得和削平的一样，而两个眼睛，却特别的大，我可以说是从没有见过这样大眼睛的狗。凭着它这样希奇古怪的相貌推测，大概在北京的许多的狗里头，它必然是属于最优良的一种；所以太后对于这一头小小的畜生，真是十二分的欢喜，甚至可以说是十二分的爱慕。每天晚上，伊一定要它躺在那座小朝廷里。但它既是一条皇太后所宠爱的犬，就是躺，也不能像寻常人家的犬一样的随便躺在地上，它有一个竹筐，作为卧榻。这个竹筐是很大的，可以装得下一个小孩子，而且里面还用极好看的红缎衬着，不知底细的人见了，再也想不到这是给狗躺的东西。但它还不止这样阔



绰咧，太后并特地指定一个太监，教他日夜负责侍候这条福禄双全的小犬。它当然也有衣服，”那是一件像马身上披的马铠一样的甲，面子是红色的贡缎，夹里是一种最柔软的皮革。在它的头颈里，还有三个金铃系着，两边两个比较小一些，中间一个特别的大；只要他随便走走、跑跑、跳跳，它自己的身上，便会奏出一种简单的音乐来。在它颈部所围的一条领圈的后面，恰巧贴近它的耳朵的地方，有两个像兵士们装在军帽上的帽章一样的东西点缀着，都是用丝线做的，一红一绿，着实好看；待到颜色一旧，便立即更换，所以永远是非常鲜艳夺目的。不过有一点，未免美中不足：就是这条狗的享受无论怎样舒服，但也免不掉要拴上一根皮带，使它的行动，永远不得自由。这条皮带约莫有四五尺长，上面满系着许多的小铃，所以不论那个专门服侍狗的太监把它牵到什么地方去，都不难一找即得。如其他高兴跑得快一些，急一些的话，也许在相隔很远的所在，也可以听到铃声。

读者别小看了那个专门服侍这条“御犬”的太监，他的职务委实是很够麻烦的，而且责任又奇重。就像狗所吃的饭食，也得他亲自去调弄。——海龙的饭食当然是非常精致，而且是时常更换的，但比较吃得最多的是切碎的肝脏，和着肉汁，跟初煮就